

學詩毛鄭異同籤

序

夫事無今昨合符于先聖之揆道有變通聚訟于羣
儒之議每發一難則狐冰集疑或解片辭而免管盡
禿去古日遠作者代興一篇之傳師徒異讀一經之
校父子殊趣此如截紗籠燈所以障風展轉十重而
燈且晦立孫承祖所以繼禰徵引異族而宗反淆輟
輟紛呶良可歎已又自祖龍肆燭帝虎滋譎姚姒蒼
姬已來錫汗枯朽六籍之道存者幾希葩經更甚其

時學者有齊魯韓凡厥所談多與經悖如草菅荆惡
疾闕雖諷晏朝黍離爲伯封所吟式微迺二人合作
如斯之倫寧可採錄洎大小毛公出漸闢三家鄭衛
爭鳴夔得其一足十日並出衆落其九烏蓋其師受
之孟仲子孟仲子受之李克克受之曾申申受之子
夏所授受者正也司農北海鄭君遵暢茲旨稍爲之
箋宜其恪守曩篇力排衆說爬撻穢藻以待將來而
愛豎異穎時釀嘲辭歧又歧以亡羊指非指而喻馬

雨無其極莫識命篇之意定之方中復跡測景之法
甚至剡妻燭處帝拊斂歆白魚躍航元鳥降卵赤熛
怒靈威仰錄五帝之名含神霧汜歷樞雜七緯之誠
綠衣禮衣多爲更張汾王幽王移其次第亦旣觀止
云男女之構精其新孔嘉乃君民之將譴稽之疇曩
旣若彼駕之楮墨又若此他如孔氏義疏太常駁辨
又各懷左袒靡有折衷竊以爲箋疏之作本以鬯毛
雖有齟齬亦當闕疑況夫子嗟子國古籍莫獲其二

三公是公非所論實賢于仟伯今使解春秋而誣以
稗史訓周易而旁涉歸藏揆歐初情以求實事庸可
得哉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傳之學謹輯其素所請
業與講課問辯之作爲毛鄭發者都爲二十三卷昔
孫毓有毛鄭異同評評及古人走則何敢籤其疑義
粗具蕪辭以就正于 當世之先生長者斯鄙志也
嘉慶二十四年歲己卯六月某日張汝霖謹言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五條

召南七條

卷二 國風

邶風十一條

鄘風八條

衛風七條

王風一條

卷三 國風

鄭風五條

齊風二條

魏風二條

唐風五條

卷四 國風

秦風四條

陳風九條

檜風二條

曹風三條

卷五 國風

豳風十一條

卷六 小雅

鹿鳴之什十三條

卷七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十二條

卷八

小雅

鴻雁之什十二條

卷九

小雅

南山之什二十一條

卷十

小雅

谷風之什十七條

卷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十條

卷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十七條

卷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上十五條

卷十四

大雅

文王之什下十二條

卷十五

大雅

生民之什上八條

卷十六 大雅

生民之什下十三條

卷十七 大雅

蕩之什上

卷十八 大雅

蕩之什中

卷十九 大雅

蕩之什下

卷二十 頌

周頌上十條

卷二十一 頌

周頌下四條

魯頌五條

卷二十二 頌

商頌九條

附一卷

周召分聖賢後解

何彼禕矣解

鄭氏昏用中春辨

毛氏豳風表

鄭氏豳風表

釋鵲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一

武

監

學

生

張

汝

霖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
善女。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
故箋言幽閒深宮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
則窈窕宜爲若處。故云幽閒言幽深而閒靜也。揚雄
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

按鄭申毛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明以窈窕

爲女德之幽閒。若指所居之宮。則當云處幽閒深宮。不當云幽閒處深宮矣。鄭箋本謂指三夫人以下嫌於泛言世之淑女。故於此特言處深宮。孔氏于幽閒下去一處字。文義遂隱。至謂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未免過泥。如君子已爲善稱。不妨更言愷悌和鳴。已爲可聽。不妨更言肅雝。詩之若此者。正多也。東門之池。云彼美淑姬。

君子好逑。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

仇能求爲君子和好象妾之怨者陸氏釋文云好逑
音求本亦作仇

按鄭氏變文立訓者省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此
不言當是鄭所見毛氏舊本經與傳皆原是作仇
鄭氏訓雖與毛異而字則同作仇也陸氏釋文云
本亦作仇可知舊本有作仇者今各本注疏經傳
作逑失其舊矣考禮記緇衣引詩君子好仇爾雅
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漢書邊讓傳携窈窕汝雲案此亦以

窮究指淑女漢記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
來古謝于此可証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
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註引毛詩曰君子好仇足
証毛之作仇不作逖矣然此猶後人所引又卽考
之毛詩知逖匹之逖毛皆作仇無衣與子同仇傳
仇匹也皇矣詢女仇方傳仇匹也賓筵賓載手仇
傳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云手仇毛音求匹
也免豳公侯好仇毛雖無文當不自異其說考之
于詩証之于所引求之于釋文知舊本原作君子

好仇而作述者爲出後人妄改矣

琴瑟友之。仙官以琴瑟友樂之。箋云。賢女助后妃供
苻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苻菜之時樂必作
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
鐘鼓在庭。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孔疏申毛云。是
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毛意此假設之詞耳。孔
氏申鄭云。既求得之。故當共苻菜之時。作此琴瑟之
樂。樂此窈窕之加。而其情意之和。若與琴瑟爲加。及

云鐘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鍾鼓樂。淑如。

按箋中所云樂必作樂皆作俱讀爲音樂之樂。非
悅樂之樂。明以作樂訓樂之。樂之者猶伐鼓之爲
鼓之。持兵之爲兵之。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缶。
其確証也。正義失鄭旨。

公侯干城傳干杆也。箋云可任以國守杆城其民正
義曰下傳云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則干城好仇俱
是公侯自以爲干城好仇耳。箋以此武夫爲杆城其

民

按左氏傳成十二年叔向辭享語全說此詩亦云
扞城其民左氏行文縱橫開闔鄭氏原非據此以
釋經但武夫足以扞城其民民既安而國以固其
爲公侯之干城者不已大與箋之與傳義得兩相
足或若區區焉謀武夫以自衛而無裨于民雖有
力如虎亦祈父爪牙之比耳何足爲兔置之賢者
哉且毛傳貨賂未必鄭之所說遂乖毛旨孔氏離

閒傳箋往往有過甚之處至好仇之義鄭氏諸所
訓者皆與毛別正義釋傳言公侯之好匹當得之
耳

采蘋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
祀矣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
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少女徵主也古之將嫁
女者必先禮之必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

設奠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
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奠教成之祭更使季
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
案盛蓋以黍稷正義釋傳曰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
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
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典禮女爲一也父醴女
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于
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

禮正義釋箋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詞也言父禮
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
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王肅以爲此篇所陳
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奧
與卽牖下及鮮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于宗室
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
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
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旣

言禮之卽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
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鳥所用
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
宗之廟大夫士祭于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
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
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
夫士祭于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據

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毛之以蘋藻
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
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誤矣

按鄭箋難毛孔氏主鄭說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
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遂誤
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此皆窺毛之論也毛傳
所云必先禮之于宗室者自指教成之祭非指禮
女也毛意蓋謂凡祭主婦設羹此特使季女尸之

明因嫁而尊重其人尊之重之卽所以爲禮之也
或曰牲用魚芼以蘋藻是教成之祭所用而上云
禮之于宗室禮之之言似卽昏禮記所云父禮女
也非毛氏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乎曰毛公
之寬正在禮之二字不知禮女之禮昏禮記古本
原作醴至鄭氏始改作禮不特醴女之醴凡儀禮
中如醴賓醴婦之醴鄭氏皆改作禮謂古文醴爲
禮其所以改字之故按賈琬云以此醴酒禮賓字

从禮者以大行人云上公再祿而酢伯侯一祿而
酢子男一祿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
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
取用醴爲醴之義也本周禮以酒禮之之語盡改
儀禮中醴賔等之醴據孤文以疑古經此妄也說
文豈所以行禮之器也醴字從豐得聲是醴字生
于禮字之後謂古文禮爲醴者又妄也毛公非不
諳昏禮者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此自在女家之禰廟與詩所云宗室牖下者渺不相涉也毛公雖誤不應至是也又按禮記昏義云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傳之文與之相合必是據以爲說孔氏謂毛據儀禮之昏禮記則不惟不見所謂教成之祭并不見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之文矣故知毛公必非據昏

禮記也孔氏又謂醴女之醴毛傳作禮儀之禮無論毛意說季女尸羹自指教成之祭即使誤指醴女毛公亦無由預知鄭氏將改醴爲禮而先從其說將醴女之醴作禮儀之禮也故知毛公必非謂禮之爲醴女也且毛傳云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明去嫁期尙遠非如醴女者之僭車在門少親賜醴婿女盛粧出于母左臨期告戒時也故知鄭孔之說皆寃毛也王肅意欲尊毛而多爲曲說

以通之致遭孔氏所擊螳螂捕蟬未知黃雀在後
亦可歎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
有是也箋云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言我豈不
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

校毛鄭諸論昏期者皆分兩說後另有辨義但考
正義此段有所未安其疏傳豈不言有是也句云
豈不欲早夜而行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細玩

文義豈不之與有是終屬兩意末由牽合詩中如
豈不懷歸豈不爾思毛無明訓惟豈不日戒傳言
君子小人豈不日相戒警乎義甚明白易曉而此
特訓爲有是終難肌解矣

標有榜其實七兮傳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榜
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榜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
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
吉兮傳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累迨及也求女

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反其舊時舊時謂女二十雖夏
未大衰標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向
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年求我庶十迨其今兮
傳今急辭也標有梅頃筐堅之傳堅取也箋云頃筐
取之謂夏已晚頃僅取之于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脩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著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脩相奔不
榮

按毛以末章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以標梅爲喻
則上二章當遞減與序所云男女皆得及時者相
合其云不待就會而行之者蓋謂貧者不以貨財
爲禮如用雁用幣之類皆不待求備耳先王所以
審育人民使無怨曠者意美法良于此可見鄭氏
以標梅喻時序前章云雖夏未大衰謂孟夏也二

章云夏間曠謂仲夏也三章云夏已晚謂季夏也
鄭氏本主昏用仲春之說于是自疑其失期太甚
而設爲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之說孟夏仲夏既與
昏用中春之說不合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亦與男
女及婚之義相乖矣且鄭氏謂男年三十女年二
十爲正時過此先此俱所不可是殆不然使三十
二十先王定爲禮國家著爲制則後世當遵而守
之弗取過矣而孔子十九娶於并官氏顏繇二十

四生子淵緇衰周不能守禮豈聖賢亦不遵王乎
知鄭說之不然矣或曰禮記云三十曰壯有室又
王肅亦述毛云前賢有言男子三十不敢不有室
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家明有定期矣曰蓋舉其盡
期言之謂過此則嫌于失時耳非男必待三十而
娶女必待二十而嫁也何鄭之固乎

羔羊退食自公傳云公門也正義釋毛曰退朝而食
從公門入私門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

謂正直順于事也

按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故鄭以退食爲節儉自
公爲正直說亦可通然不如從毛者之爲簡易也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裯被也正義曰今名曰裯古
名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
以衾旣爲被不得復爲裯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
于古故以爲牀帳

按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幬

邢疏云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箋云幃牀帳也幃
音裯音義同謂幃裯音同則可矣謂義亦同直是
因鄭氏以裯爲牀帳遂舉詩之裯與爾雅之幃而
一之耳且毛詩鄭箋本皆作裯而邢疏引鄭箋遂
改作幃使鄭氏果作帳不從詩作裯當自云裯宜
作幃矣又使詩之裯卽爾雅之幃孔疏亦當引之
凡爾雅與詩訓詁相關者孔疏無不徵引今孔疏
不引爾雅明爾雅所云幃謂之帳與詩衾裯之裯

不相涉矣而邢氏改箋之本文以實已說不可信也竊疑被有寢衣之名故偏傍从衣帳幔之屬則偏傍从巾毛訓褌爲禪被者以別乎衾之非禪被也其義似確鄭以爲帳乚何得有衣義耶

汝雲附案許說文云幬禪帳也被稱禪被帳亦稱幬帳則衣旁之字得通之衾帳也顧野王玉篇云幬同幬巾部之文多有从作衣者如帙之爲衾常之爲衾群之爲衾裙是也幬同幬然則幬之爲褌

其通例也廣韻禡直株切音厨與𡩇通韻會𡩇重
株切音厨通𡩇𡩇字見陸該字林帳也似厨形禡
𡩇𡩇古通邢疏蓋非無本但竄改鄭箋爲可指耳
自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
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

板史記蘇秦仙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
音屯𡩇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音屯
純番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𡩇留縣在上黨

壹發五豮傳一歲曰豮箋云豮生三曰豮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豮獻豮于公大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豮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豮獻豮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豮伐檀傳云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也又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豮二歲爲豮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與毛詁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爲豮者豮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豮生三豮二師一特郭璞曰猪

生于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
知豕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
三已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縱一解雖生數之
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縱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
射未必小也釋獸腐鹿皆云絕有力者麀則有縣特
謂豕生一名猷豕從兩肩爲腐七鹿也絕有力者非
三歲矣肩麀字雖異音質同也

按爾雅鹿牡麀牝麀絕有力麀音義麀音堅疏云

此辨鹿之種類也麋牡麋牝麋絕有力獬音義獬
五見反疏云辨麋類說文云麋麋也麋獬字異音
殊而正義引釋獸麋鹿皆云絕有力麋麋鹿名別
種分而正義直云麋鹿也此蓋因吉日麋鹿麋
傳鹿牝曰麋麋亡累多也毛以麋麋爲鹿多而鄭
箋云麋牡曰麋麋鹿似一物遂誤以鹿之絕有力
麋麋之絕有力獬合而一之而云麋鹿也又按大
司馬職作小禽私之禮記曲禮上獬亡能言不離

禽獸疏猶引作小禽此不得改爲小獸

學詩毛鄭異同錄卷二

武 寧 學 生 張 汝霖

緇兮衣兮綠衣黃裳傳綠閒色黃正色箋云綠當爲
祿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
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
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
制也正義釋毛曰毛以閒色之綠不當爲衣猶不正
之妾不宜嬖寵閒色之綠今爲衣而見正色之黃反

爲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又正義釋鄭曰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累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爲祿衣故此綠衣亦爲祿衣也詩人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

舉實無之綠衣以爲喻故知當作祿也

按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明衣尊而裳卑綠爲間色黃爲正色嫡妾之喻甚工賤妨貴少陵長達間親新間醬小加大滯破義所謂六逆也以妾耦妻于禮素以綠爲衣于制乖正唯千古無禮而見其反古之甚毛公魯人生于鄭氏之前又師事荀卿其所傳述猶是古人之舊鄭氏箋詩蓋亦遵暢厥旨然往往屈古文而就己說好古者喜其根抵穿

說準若尊彝然屢謂如緣衣之等終不若從毛者
之義爲更古雖起作詩者而問之殆未必是鄭而
非毛也

緣兮緣兮傳緣末也緣本也箋云先染緣後製衣皆
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正義略云毛以爲由緣
而後染緣是緣爲末而緣爲本鄭以爲爲祿衣當先
染緣而女反先爲祿而後染緣是失制也

按鄭染先後詩中未嘗明言無由知其先爲祿後

染絲若以諱先言祿兮卽爲先製衣後言絲兮卽爲後染絲則上章祿兮絲兮亦可分先後乎毛說爲順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成相悅愛之恩正義釋毛云謂成其單伍之數王肅述毛云謂成其男女之數按鄭讀說爲悅愛之悅毛讀爲言說之說孔王所述毛意終不甚安而毛意或幾乎隱矣展轉求之略得一証易繫辭云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
者始終之數也疏云言用易理始終吉凶皆悉色
羅以此之故已知生死之數也亦以說訓爲數然
則詩云死生契濶與子成說當謂死生之成數耳
故下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不我信兮俾信極也箋云不與我相親信音義曰信
毛音申案信郎古伸字也鄭如字

模洵信一韻濶活一韻鄭讀信去聲不如毛義之

確但此等處不足爲鄭獻嘲耳

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云匏葉苦而濟處深謂八月之時

按鄭以詩云幡々匏葉采之亨之本非味苦但至老而色變耳故以葉苦不可食爲八月之時不知月令云仲秋水始涸水涸何得濟處反深乎鄭必以匏苦濟深爲八月之時恐亦未確

雖雖鳴雁旭日始旦傳納采用雁旭日始旦謂大昕

之時正義曰毛意以始旦之時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親迎使妻來歸士加歸事迨冰未泮無傳箋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謂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按毛鄭諸言昏事者說皆不同然婦人謂嫁曰歸此自其明訓也鄭氏謂歸妻爲請期似曲

不我能惱傳惱養也箋云惱驕也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惱養孫毓引傳云惱興非也爾雅不訓惱爲驕

以養之而至于驕故箋訓爲驕

按說文心部慤下云起也詩曰不我能慤是其誤
正與孫毓同不知慤古通畜馬融廣成頌云既越
慤蘊注慤同畜也之爲養人皆知之而獨不信慤
之爲養尙顧毛公稍存古義且正義云由養而至
于驕故箋訓爲驕然則慤之爲驕仍從養而得義
何不卽從訓爲養谷風之婦養且不能得安望于
驕故毛說爲長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
千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箋云簡擇
也將且也方日祭祀常萬舞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
上頭也碩人侯也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俱上瞻
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按此從鄭箋爲便如毛說則方將萬舞言在四方
在前上處又言在國中公庭萬舞又言在宗廟公

庭數語之中在彼在此殊無倫次

泉水不瑕有害傳瑕達也意謂不遠禮而有害也箋云瑕過也害何也疾至于衛而反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

按瑕古本通遐詩烈假不瑕唐公房碑引作羈羆不遐遐烈遐驕是瑕得爲遐達之遐矣不至達而有害解極順適鄭氏必以瑕爲瑕疵之義而改訓爲過不過有何于語不減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正義曰言
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作干所適國郊干涉傳以爲在
郊則言褊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一處不得干與
言俱在國郊故箋云干言猶涉褊未聞遠近同異要
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

按隋志邢州內郵縣有干山言山李公緒云柏人
縣有干山言山王深寧詩地理考引地理志云東
鄆有發干縣曹氏曰此卽所謂出宿之干卽國志

東郡衛國有干城水經注泝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美人之貽傳美人其能貽我法度箋云遺我者遺我
以賢妃也

核彤管者女史記事之用故毛云貽我法度謂此
乃美人之所貽者耳美人卽靜女是也所謂貽卽
上文貽我彤管之貽鄭意謂發乎人之能以此女
遺贈我者通無聊之極思矣豈其然哉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

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于禮當如之何。

按此詩全篇皆極稱其盛而刺意自在言外。若先言其不淑則與下文所云天帝弗援等語齟齬矣。毛傳爲安。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

按女汝而古邇詳等語覺鄭讀經如而似爲汝。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俱未及著之以質當世。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正義曰。此傳言展用丹穀爲之。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禕衣赤綳。翟青闕翟黑次。鞠衣宜白。以爲疑于鹵服。故越取黃而展字同。赤因西方關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

按周禮內司服。先鄭注。展衣。白衣也。鄭注。展衣。文。

當爲禮上之言宜上誠也詩云嗟兮嗟兮其之展也彼疏略云鄭氏推次六服之法以鞠衣色象鞠塵其色黃祿衣色黑二者皆有定色用以爲據順五行之色從下向上推之水色黑祿衣象之水生于金祿衣上爲展衣故其色白金生于土展衣上鞠衣故其色黃土生于火鞠衣上闕翟故其色赤火生于木闕翟上褕翟故其色青五行之色既盡惟天色元禕衣最在上象天色元此詩孫毓申毛

氏之說是以意推鄭箋主先鄭之說亦以意推朱
知孰合于古但卽二說斷之覺鄭說爲順孫云展
衣赤既非全依方色右行之次則取色原無定義
雖本毛說仍不能明其所以用赤之故如云鞠衣
越白而取黃何由而斷其必爲黃而不爲別色耶
又云鞠衣宜白以爲疑于鹵服故越取黃是亦未
必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乘戎路駕白路戴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未嘗以爲疑也且詩云璫兮璫兮

說文瑳玉色鮮白也展之爲白當從鄭說或曰然則毛公誤乎曰否六服之色經無明文毛公所據之書今人亦不復見但據孫毓之說若古人果依五行五方之色爲次則其義不如鄭氏之順耳毛公學有師法非著書以欺世者鄭中有麻正義亦云毛時書籍猶多未詳所據則後人又何可任意貶毛耶

邶之媛兮傳美女爲媛韓詩作援援援助也箋云邶

人所倚以爲援助也

按爾雅釋訓美女爲媛郭注所以結好援孫炎云
君子之援助故美女爲媛鄭氏取援助之訓而不
從韓詩改作邦援雖毛說此篇大意主德服相稱
鄭說專主容服之美然援助之訓義得而通

揚且之皙也傳揚眉上廣皙白皙

予之清揚且之類也傳清視清明揚廣揚而類角
豐滯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

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
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
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
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
揚野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
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
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
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

清爲目下

校野有蔓草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由此一語致孔氏正義紛紜其說考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也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于訓清揚爲眉目之間矣此以經合傳時所落也玉篇面部云醜於遠切眉目之間美兒韓詩云清揚醜兮案春

秋序正義云邶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
詩作傳莫不皆爾據玉篇所引知韓詩傳固云清
揚醜兮眉目之間美兒韓與毛傳例同明毛亦當
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此句一定而各
傳之言清揚者皆可安矣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
揚與訓揚爲眉上廣揚者同又美目揚兮傳好目
揚眉以好目訓美目以揚眉訓揚又猗嗟名兮傳
眉上爲名目下爲清分言之則上下異合言之則

清明同也明通名檀弓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注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眊喪子失
名是名與明通也又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以
好訓婉以眉目訓清揚也皆實毛以清爲目之美
揚爲眉上之美矣毛意眉上之美爲揚者以顴顴
之際開揚廣潤顴角豐滿故耳孔氏所見野有蔓
草傳已無婉兮二字故于君子偕老正義爲之歧
說而云眉之下爲揚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

故名眉爲揚何不審耶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傳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正義釋箋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之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郢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序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厯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卽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正義釋傳曰惟傳言南視定北準極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職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于傳也

校毛公雖不以定中爲記時然傳云昏正四方則
時從可知矣又云南視定北準極定既在南則視
之而南可得極既在北則準之而北可得固無愆
于古人之義也孔氏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
者卽此所謂以定星正南北耳但鄭說定中精詳
合古其言或正四方謂小雪時又足以申暢毛旨
是可從也

作于楚宮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作于楚室傳室

猶宮也箋云宮謂宗廟也室謂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按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也謂之宮也室其總名也雖宗廟亦有宮室之稱如所謂闕宮桓宮大室世室是也既宮室爲通稱則此章不必分宮爲宗廟室爲居室詩既稱美文公則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之義合禮可知亦不必分指也仲梁子魯人較鄭更古亦不以宮爲宗廟則鄭爲強分矣吾不敢

鄙漢學而尤不忍背周儒也

瞻彼淇奧傳奧隈也正義曰奧隈釋鄭文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隈是也陸璣云淇隈二水名以毛云奧隈爲誤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奧隈明非毛誤

按瞻彼淇奧禮記大學篇引作澳爾雅作隈釋鄭中隈隈又云厓內爲隈外爲隈孫炎云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隈外爲隈隈當作

鞠傳寫誤也詩公劉云蒹鞠之

卽按李所引者爲

爲鞠鞠以不與鞠通

毛傳水之外曰鞠

此公劉誤非

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鞠又作
坵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內外故知誤也說文
隩水隈厓也隈水曲隩也互相釋亦隩隈無別也
毛傳云與隈與說文合又按水經注云肥水謂之
渙卽毛傳所云山同歸異爲肥泉孔氏正義所云
肥泉衛水者昇也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云有

與水流入淇陸環之說蓋非無據王伯厚作詩地理考惜亦未詳之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縹七而處狀似星也

按說文體所以摘髮也以骨爲之詳云體弁如星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鄭司農云會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檜用組乃笄檜讀與體同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而國

人謂反紕爲鶻鄭康成云會讀如大會之會理讀如薄借綦之綦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訪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卽一會字而平公一說先鄭一說後鄭一說許氏一說考古者于此蓋莫知適從矣然與其徵之于文不若考之于猷毛公師事荀卿荀卿生當戰國以周之人言周之制猶爲近古且鄭氏注周禮因會五采之會與會弁之會字音相同取而引之斯

固可矣若伊綦之綦詩本作騏又改經以就已說
注經者支離之習莫鄭氏之爲若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迺
釋詁云迺進也箋以輿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
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按易頤六四其欲逐匕釋文云逐匕如字子夏傳
作攸匕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迺荀作悠匕劉
作筵匕說文筵从足攸聲音式六反是亦與逐音

同蘇迪以迪音易逐匕之逐可見毛之以迪爲軸
鄭之以逐爲軸訓義雖異音實相同孔氏正義謂
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是疑毛之迪不從逐音
矣漢書叙傳下六世耽匕其欲攸匕師古曰攸音
滌匕亭歷反迪一音亭歷反孔氏以迪滌與逐軸
音別遂疑毛不讀逐不知迪逐古音實同也

碩人其頤俚頤長卿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頤
頤然

板次章箋云敖也猶頤也玉篇頤渠衣切詩云
碩人頤也傳頤長貌又頤也然佳也詳此是詩本
作頤也六朝時猶未誤今詩作其頤孔氏見經言
其頤箋云頤也兩處不合遂謂類宜重言故箋云
頤也然則唐初孔氏所見本已誤矣疑事毋質孔
氏無乃短于不知闕如之義而好逞其解耶

說于農郊傳農郊近郊箋云說當作禴禮春秋之禴
讀皆宜同衣服曰禴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

衣服于近郊正義釋傳曰毛子詩皆不破字明此說
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正義釋箋曰士
喪禮云兄弟不以襚進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
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
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襚穀梁傳曰衣衾曰襚此春
秋之襚也襚于農郊之襚與禮及春秋之襚讀音同
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休云
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襚雖遺吉

之衣服亦謂爲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于死者故
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
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

按襚之爲義徧檢經傳俱是施之送死孔氏謂雖
遺吉之衣服亦謂爲襚經傳不得其証惟趙飛燕
女弟遺書曰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略
可以証然泛然泛然從千百文中取一與說字音
近之襚以改經試詩思中如召伯所說說于株野

亦可爲襪衣之襪耶毛公子詩皆不破字其尊經
爲可嘉矣

于嗟鳩兮無食桑甚傳鳩鴝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
傷其性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
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
戒之鳩以非時食甚猶女子嫁不以禮

校甚魯頌作黜疏云飛揚惡聲之鳥食桑甚而變
音晉書張錫傳桑甚甜甘鴝鴝背響鳩食甚而醉

者亦猶薄荷醉貓落蘇醉蛇之等于此見毛公格
物之精鄭氏以爲過時食甚無論仲秋己前桑之
未落之時甚多無由斷未落之必爲仲秋且鳥雖
過時食甚于鳥初無大害何至令人爲鳥慮而戒
其無食哉知過食則醉而傷性之訓爲不可易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
獨來見已之貌

校類氏家訓書証云詩云將其來施七毛傳云施

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七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
施七河北毛詩皆云施七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
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邶中有脉三章章四句七
四字獨將其來施七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
皆作將其來施顏氏因傳箋重文遂謂此章惟此
句五字而不從江南之本然考顏氏述江南江北
書本江北者往往爲後人所改不如江南本爲舊
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江南本矣

若以毛鄭皆云施乚而以作施乚爲是殆亦不然
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每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
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雝雝和也谷風有洗有潰傳洗乚武也潰乚怒也
箋云君子洗乚然潰乚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
詩亦云潰乚不然之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
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
王吉傳引此詩并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小雅嘽沓背憎傳嘽猶嘽
嘽沓猶沓也箋云嘽也沓也相對談語坎其擊鼓
傳坎也擊鼓聲詩中若此類者指不勝屈是可知
毛鄭雖重言施也而經文固爲將其來旒矣

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當
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

按毛公學有師承又去古差近未遇秦火故其所
傳多爲可信其釋鴟鵂與金滕合釋北山烝民與

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
矣黃鳥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禮儀合亦毛公
之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
若合符其源流于子夏可見好古者正宜考求其
精無爲異說所惑庶可畧會古義也